

责编 马兵 张羽 美编 郑燕 审读 李斌 排版 张春梅

“月球”热！ 科幻序列的 青岛结点

● 张吃鱼、张帆揭秘暑期档
冠军如何炼成
● 东方影都“科幻三部曲”
之后继续蓄力

□ 青島日报/观海新闻首席记者 米荆玉



7月29日 全国上映

■ 黄子韬饰演形象出演“一号线艺人”。

独家
专访

随着《独行月球》票房破20亿、剑指30亿，目前国产科幻电影领域已经形成了两个数据序列。从纵向角度看，科幻片榜单前三强《流浪地球》《疯狂的外星人》《独行月球》都在东方影都拍摄，均突破了20亿票房，都有深刻的青岛符号，前两部已经拿到了青岛市优秀影视作品制作成本补贴。从横向角度来看，今年暑期档三部大片《外太空的莫扎特》《独行月球》《明日战记》都是科幻题材，分别是科幻与亲子、喜剧、机甲元素结合。在三部影片中，虽然《独行月球》票房和口碑最好，但另外两部影片也做了较大的创新，《外太空的莫扎特》的拍摄实现了全程实时动捕，《明日战记》集合了希娜魔夫、MORE VFX两大团队完成了机甲硬科幻突破。抛开功利的票房数据，影迷将从这两部电影看到未来电影工业的发展新方向。对于电影工业来说，青岛东方影都显然是这两个序列交织的关键结点。

《独行月球》票房的火爆遮掩了一部分探讨，例如《独行月球》到底是科幻还是喜剧？从电影本身看来，《独行月球》当属科幻片无疑，它的每个剧情冲突、转折都是由科学原理来推进，利用月球“月昼”丰富的日照时间完成41天环月壮举、利用袋鼠的爆发力和月球引力解决了“最后五十公里”、利用“宇宙之锤”撞击小行星碎片π+……诚然沈腾贡献了最丰富的笑料，但《独行月球》显然是一个贯彻了工程师精神的电影：独孤月把宇宙飞船的零件按序号拆分又按照序号重组，我们可以信赖这种工程师思维，它比《羞羞的铁拳》里卷闸门副掌门跳着指头大喊“你过来啊”带劲多了。

在《独行月球》热映期间，我们采访了该片导演张吃鱼、该片视效总监张帆。张吃鱼在《独行月球》项目上，从31岁忙到了36岁。而张帆所在的MORE VFX(墨境天合)更是国内首屈一指的视效巨头，担纲了《流浪地球》《刺杀小说家》《独行月球》的拍摄；《独行月球》对行业的重要启迪在于一方面把科学顾问纳入影片团队里，保障了严谨的科学性；另一方面实现了喜剧内核与科幻外壳的嵌合，为国产喜剧探索了全新思路。如何分配平衡“喜感”与“科幻感”的权重，如何兼顾特效水准与拍摄成本，如何在好莱坞科幻大片环伺下寻找国产科幻的出路，我们可以从两位导演对特效和电影的探讨里一窥未来。

■ 视效总监张帆在《刺杀小说家》《独行月球》等影片贡献了惊艳的视觉效果。



■ 张吃鱼导演花费五年时间打造《独行月球》。

问：《独行月球》已经成为暑期档最热门的电影，甚至被影院经理称为“救市之作”，它的票房一路火爆。作为导演，您花费5年在这个项目上，现在的心情如何？

张吃鱼：首先，一开始我们对票房没有做什么预期，当然看到观众回到影院，我们是特别高兴的。在原本低迷的环境里，能看到观众对电影还没有完全丧失兴趣，这是电影人希望看见的。一开始做《独行月球》的时候，以及我们“开心麻花”做喜剧的时候，初衷就是把快乐带给观众。我们更在意的是口碑，只要是口碑好，我们尽了全力，票房多少，我们都可以接受。

问：这部电影里有青岛籍的演员黄子韬，他的青岛话戏份非常让人意外，造型也颠覆了偶像形象，您对他的表演有什么评价？

张吃鱼：我对黄子韬特别满意。我在剧本里设计了一个偶像的角色，希望观众看到末日

之前的偶像在末日之后展现了自己之前没有展现的一面。这个戏份要想达到的最好效果，一定得请偶像来演。但是我也知道，对于偶像来说，要自毁形象是非常困难的事情。我请黄子韬的时候，一开始没想到他能答应，我甚至已经准备了一个B方案，请素人塑造偶像。没想到，黄子韬欣然答应了，而且还演得非常好。影片中，他说青岛方言，我就觉得很有喜感，他是有喜剧天赋的，最后呈现的效果，我也非常满意。

问：扮演“金刚鼠”的都翰也是影迷们关注的焦点，他同时也是青岛电影学院的毕业生，您当时选择他出演金刚鼠是看到了他的哪方面特质？

张吃鱼：首先是国内没有专业从事这种动物模仿的演员，没有安迪·瑟金斯(《指环王》系列“咕噜”的扮演者)式的演员。郝瀚跟我之前曾合作过，他是一个非常认真聪明踏实的演员。最难能可贵的是，他愿意花一年时间观察袋鼠、模仿袋鼠，这是我最看重的品质。正因为他有这种品质，所以他一定能把动物角色演好，哪怕他之前没有模仿过袋鼠。

问：《独行月球》的特效技术非常出彩，做到了把真人的表情投射到了袋鼠脸上，特效工作到7月份才全部完成，能否介绍一下难点在哪里？

张吃鱼：在电影里，袋鼠戏份最难的就是调节它的微表情。微表情是一种感受性质的东西，需要不断调整各种细节，包括袋鼠有没有泪腺(《独行月球》有袋鼠与独孤月含泪告别的戏份)、泪腺能到什么程度、毛发运动到什么程度、脸上的一个褶子动到什么程度……这些在视觉预览的阶段是无法准确判断的，必须把它渲染出来。而这种高精度的镜头，渲染一帧需要20到30个小时，渲染完了，得到结果，再判断

是不是我们真正想要的。如果不满意还要回头继续调整。片中有个袋鼠看到独孤月扮演的母袋鼠一瞬间想起大草原的镜头，那个镜头是从去年8月我给的剪辑素材，调整到今年7月13日才完成，这期间每个月都有很多的版本，画面在不停地迭代，就是为了调整一个完美的细微表情。生物类的特效是特效领域最难的，只要是涉及到生物一定是最难的。我对这个金刚鼠的效果还是很满意的。

问：《独行月球》被定义为一部喜剧内核、科幻外壳的电影，怎么把握特效与剧本的喜感之间的平衡？

张吃鱼：首先，在视效层面，我们有专业的视效指导，在制作层面不需要我操心，我只要发挥我的想象力就行。但是在喜剧和科幻的平衡上，确实是这个电影的一大难点，方方面面的细节都要考虑到。像片中独孤月第一句台词：“我到了月球之后，不知道我的社保还能不能续上？”社保是喜感，接地气的，去月球是科幻的、比较遥远的，二者在这一刻形成了碰撞。到了影片调色阶段，我和摄影指导、调色师还在探讨：到底是往喜剧暖色调上去调，还是在科幻的冷色调上去调。最后，我们找到一个平衡点，才有了这个影片呈现。

问：“科幻喜剧”这种类型的影片，之前很少有导演触碰，科幻电影的道具生产、制作经验在国内也不足，而投资又特别大，在这么漫长的制作周期里，您是怎么调整创作心态的？

张吃鱼：整个科幻片在电影业里还是少数，制作经验还在积累过程中。从《流浪地球》开始，《独行月球》其实是第二部需要运用大体量、大规模的科幻道具的国产电影。至少我看到的科幻道具产业已经很不错了，我还是比较

乐观的，相信过不了多久，我们就可以看到国际顶级水平的宇航服等科幻道具。确实我们每天要遇到数不清的大小困难的困难，我把困难当成片子变得更好的契机、通道和途径，我只要把难关跨过去了，这个片子就会更好。

问：独孤月最后如果有个喜剧结局，应该符合更多影迷的心理期待。有没有考虑过让独孤月和马蓝星大团圆，让票房增加几个亿？

张吃鱼：我从没想过更改这个结局。从我当初写完《独行月球》剧本时就完全确定了这个结局，同时也是一开始就确定了《Take Me Home, Country Road》这首歌，独孤月的结局是一个让我觉得非常浪漫的结局，这也正是我所追求的。独孤月从一个普通的中间人到最后能够站到了地球和π+中间的人，从一个孤独的人到最后成为一个被全世界关注着、关心着的人，从一个对女神只能默默暗恋到最后可以跟女神交心的人，其实他的人生已经非常完整了。现在的结尾，在我看来就是他最好的归宿，也非常浪漫。

问：这部影片在东方影都的影棚里拍摄完成，拍摄过程有什么感受？

张吃鱼：我是个新人导演，我拍过的棚真的不多。但是我的主创团队、特效团队MORE VFX，我的美术团队都是拥有丰富经验的资深电影人。参观完了青岛的影棚之后，他们跟我说“这就是最好的棚，条件已经是非常好了”。选择在东方影都拍摄，是参考了他们的意见。在拍摄期间，东方影都的确给了我们非常大的帮助。

问：您对青岛的景色、食物有什么感受？

张吃鱼：我对青岛的鲅鱼饺子印象最深刻，东方影都周围的鲅鱼饺子，我都吃过，挺喜欢的。

《独行月球》视效总监张帆：金刚鼠必须拟人，又不能特别像人

问：《独行月球》构建真人演员郝瀚与CG大袋鼠之间的表情联动，让我们联想起《指环王》里安迪·瑟金斯饰演的“咕噜”，动捕戏份对于沈腾、郝瀚来说有特殊要求吗？

张帆：拍摄过程中，我们先请演员郝瀚表演袋鼠，后期把他擦掉，合成了一个CG袋鼠来替他，难点在于，袋鼠跟“咕噜”不一样。“咕噜”原本是个人，而袋鼠本身是动物角色，人来模拟袋鼠跳、挠痒痒，这些需要郝瀚长期观察袋鼠习性。尤其袋鼠全程不能说话，郝瀚只能模仿哑剧，通过动作、表情、手势来表演，难度很高。郝瀚演完之后，我们根据演员的表演再去调整，通过剪辑达到导演的需求，又要写实，又不能太拟人，需要在中间找一个合适的尺度。

沈腾戏份的难点就是跟郝瀚对戏。现场，郝瀚只是眼睛上的戏，因为他穿着绿衣服，其实跟演员本身的互动感没那么强，这需要我们对沈腾有很强大的想象力，有精湛的表演功底。我们拿一个杆子上裹了袋鼠的玩偶，模拟位置让他对着玩偶表演，难度特别高，沈腾表演能力很强，最后效果很好。

问：《独行月球》里，如何把握好金刚鼠身上的喜感和科幻感的分寸？

张帆：这部电影属于科幻喜剧，科幻和喜剧是两个标签。金刚鼠作为生物角色，也属于科幻范畴，做袋鼠的动画，我们倾向于往搞笑的方

问：整个电影特效工业发展不是线性的，不是直接从蓝绿幕直接进化到LED屏幕，不是从A发展到B，而是A和B同时存在的状态。一部戏有各种各样的特效镜头，比如，独孤月在月球奔跑的戏份，他的脚和月面有很多接触，这个接触到的部分月面肯定需要现场搭建搭出来，相当于中远景是实景，而中远景可以用LED替代。未来LED是很好的技术，但目前它的成本还是太高，调度很大的镜头需要很大面积的LED屏幕，独孤月在月球奔跑的整体距离很长，如果要完全满足镜头需求的话，现场的置景、搭建LED设备的成本太高了，一旦搭建蓝绿布成本还高的话，就不适用了。LED和蓝绿布不是必须二选一，而是同时存在。

问：特效硬件装备的发展日新月异，影视基地如果想保持对科幻片的吸引力，应该补强哪些领域和部门，才能吸引对制作技术有更高要求的作品落地？

张帆：正如我之前谈到的，希望影视基地设置一个技术团队，持续地观察国内外的新技术新方向，经常跟国内各个视效团队、制片方接触，了解需求，更新硬件。根据各个剧组需求定制环境，满足不同的需求，吸引大家去拍片。东方影都的服务现在挺好的，软硬件的提高肯定是有无止境的。

问：从《流浪地球》《独行月球》到《流浪地球2》，您所在的MORE VFX都作为视效团队深

度参与，能否介绍一下这三部电影的特效技术、太空美学等方面的传承？

张帆：《独行月球》的视效量约为1800个镜头左右，我们从2020年年初介入，2020年10月份我们进剧组开始前期筹备，去年4月份杀青后，我们又马上投入做后期，一直做到今年7月19日，上映前十天才收工，做到了最后一刻。业内一般1200个镜头以上就算是重特效电影了，这部电影全片95%以上的镜头涉及特效。

从《流浪地球》《独行月球》到《流浪地球2》，在特效技术和艺术上肯定有相关性的。国内观众看过很多好莱坞视效大片，眼界被提得很高。我们国内科幻电影想要给观众耳目一新的视觉感受，对于视效团队来说挑战很大，因为做的不能跟好莱坞完全一样，也要让大家看起来跟国内有一定的关联，加入中国元素和文化。比如《流浪地球》让大家看起来更亲切，跟国外影片的整体感受不一样。我们从《流浪地球》到《刺杀小说家》，包括从以前的《一出好戏》和《悟空传》都积累了很多经验。如今再做《独行月球》的设计，当然也有很多新的技术难关，需要打磨新的效果。以我们自己的文化形式创作出来的科幻片，肯定让大家更容易接受一些，跟自己接受的教育和文化的熏陶相匹配。好莱坞科幻片片级很高，但是离我们很远，好像我们在看别人的故事，而《独行月球》，大家看完之后，感觉真的是我们自己的科幻片，自己的电影。

